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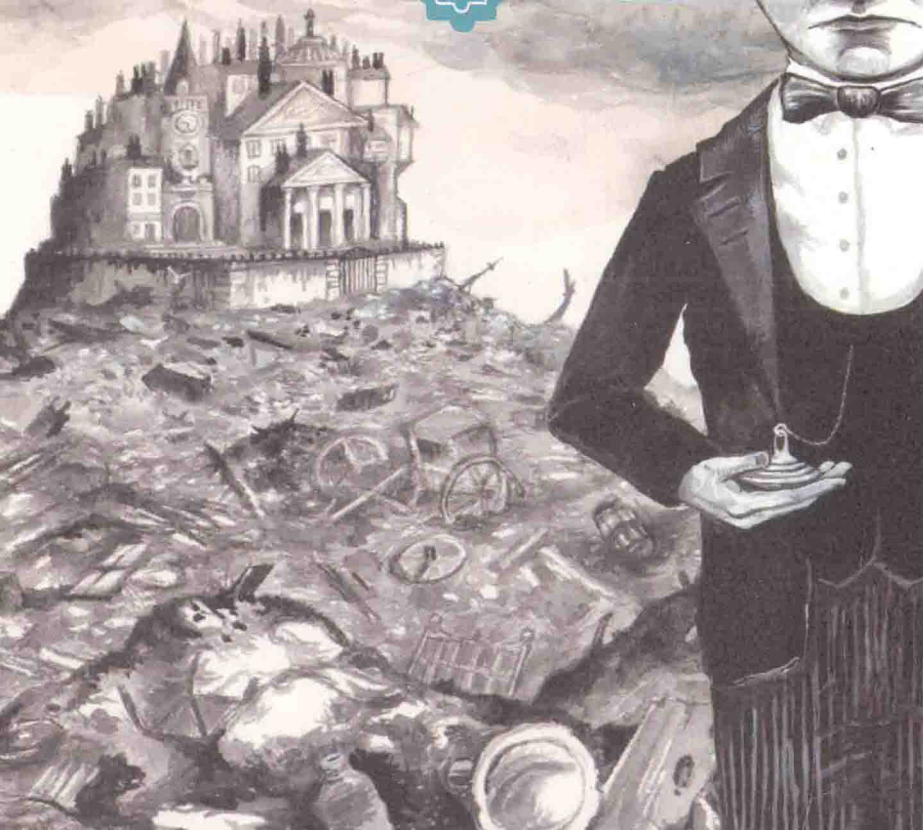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 艾尔蒙哲系列第一部 ——

HEAP HOUSE

# 废物庄园

【英】爱德华·凯里 / 著 金国 / 译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

艾尔蒙哲系列第一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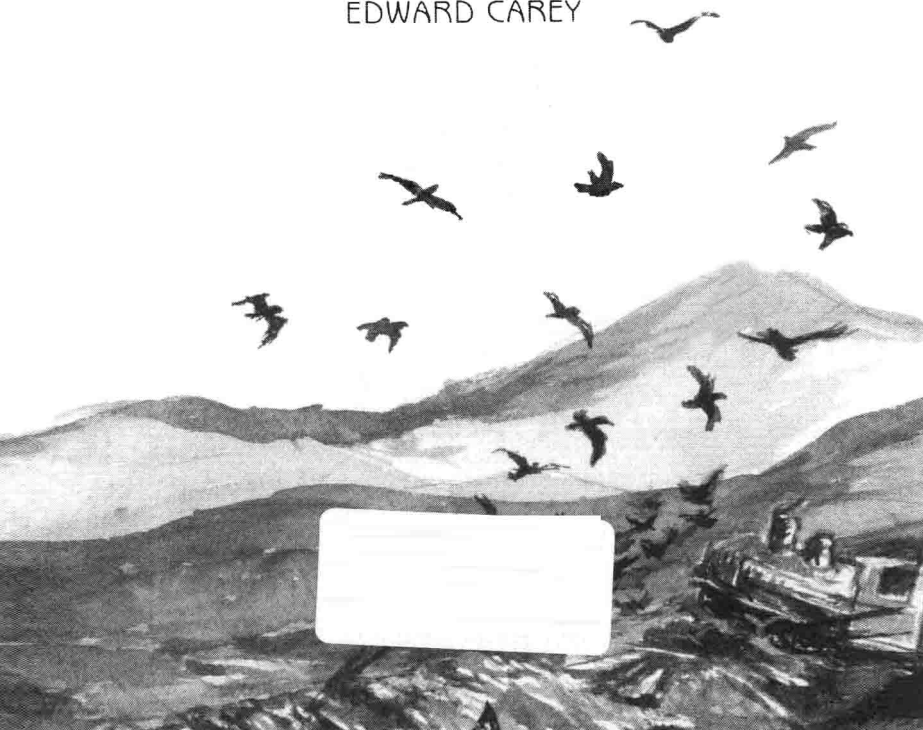
HEAP HOUSE

# 废物庄园

【英】爱德华·凯里/著 全国/译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written and illustrated by  
EDWARD CAREY



HEAP HOUSE © 2013 by Edward Carey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lake Friedman Literary, TV and Film  
Agency through Andrew Num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4 Chongqing Tianjian Cartoon & Animated Picture Culture Co., Lt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贸核渝字(2014)第008号

废物庄园 / (英) 凯里著; 金国译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4.5

书名原文: Heap house

ISBN 978-7-229-08000-6

I. ①废… II. ①凯… ②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099327号

废物庄园

FEIWU ZHUANGYUAN

(英)爱德华·凯里 著 金国译

出版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邹禾 骆思源

责任校对: 刘艳

装帧设计: 骆思源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 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重庆海斯特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[fxchu@cqph.com](mailto:fxchu@cqph.com)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

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
[cqpbs.tmall.com](http://cqpbs.tmall.com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 印张: 10.25 字数: 286千

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8000-6

定价: 39.8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献给我的哥哥詹姆斯

## Edward Carey

作者介绍：

爱德华·凯里，英国剧作家、小说家、插画家，曾在各国剧场工作。著有《望楼馆追想》《Alva & Irva》《艾尔蒙哲三部曲》（本书为《艾尔蒙哲三部曲》第一部）等，并亲手绘制插图。其中《望楼馆追想》获得IMPAC都柏林文学奖提名。目前，凯瑞所有小说皆已被译为多国语言出版，其童话般的故事风格广受全世界读者喜爱。



体弱的孩子克劳德·艾尔蒙哲

## 一只普通的浴缸塞子

克劳德·艾尔蒙哲的初次自述

伦敦 弗里沁翰庄园

### 初生事端

有一天罗莎蒙德姑妈遗失了一只门把手，从此诸多麻烦与不幸便接踵而至。那是一个专属于她的、由黄铜制成的门把手。就在前天，她还像往常一样习惯性地四处找碴儿发牢骚，揣着那只门把手在楼里上下折腾，可现在东西却不见了。她穿过每一层楼，上上下下都找了个遍，凡是有门的地方就打开来搜查一番，看看里面是否有什么异样。彻底搜查后，她坚称门把手原先一直都在她自己身上，现在却失踪了，并大声嚷嚷说肯定是被谁拿走了。

自从皮特叔公遗失了自己的别针以后，宅子里就再也没有闹出过这么大的动静。当时大伙儿把整个宅子翻了个底朝天，结果却发现别针其实一直都在可怜的叔公自己身上，它掉进了上衣口袋内衬的裂缝里。

而我，正是那个发现者。

自此，家里人总是用诡异的目光看我。或许应该说是更诡异才对，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过我，总是把我轰来轰去。自从别针找着以后，家里有些事情变得越发明显了，有几个姑妈和表亲总是回避我，甚至不跟

我说话。而另一些人,比如堂哥穆克斯,则老是想找我的麻烦,他认为我把别针事先藏在了衣服的口袋里。有一次在光线昏暗的走廊里,他从后面追上我,把我的脑袋朝墙上一次次地猛砸,数到十二下才罢休(当时我正好十二岁),接着把我拎起来挂在了一个大衣的衣架钩子上,然后便扬长而去了。两小时过后,我才被一个仆人发现并救了下来。

别针失而复得,叔公却感到深深的内疚。自从那场闹剧以后,我觉得他再也没能恢复过来。一场闹剧,冤枉了这么多人。次年春天,叔公在睡梦中与我们辞别了,睡衣上就别着那枚别针。

“可你是怎么断定的呢?”一位亲戚疑惑不解地说,“你怎么就知道别针在那个地方?”

“我亲耳听见的,”我说,“我听见它在叫我。”

## 我有一双顺风耳

我脑袋两侧的两瓣皮肉功能异常强大,那两个传声入脑的小孔也任务繁重,经常听到一些不该知道的秘密。

很久以后我才弄明白这种听力功能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大人们都说,当我还是一名婴儿时就会无缘无故地哭喊。有时候我太平平地躺在婴儿床里,突然间就会大喊大叫,好像有人用手拽我头发,用开水烫我或用刀割我一样。这类事情一直发生。他们都说我是一个古怪的孩子,心情抑郁并且难以相处,常常心神不定,还患有慢性肠绞痛。保姆们总是待不长久,“你干吗这么淘气?”她们会问,“为什么总也定不下心来?”

周围的噪音令我烦躁,我总是坐立不安,时而恐惧,时而愤怒。起初我



无法理解那些噪音是什么意思：沙沙声、滴答声、掴掌声、轻拍声、鼓掌声、撞击声、隆隆声、碎裂声、尖叫声、哀叹声和呻吟声，还有其他一些类似的噪音，音量大多都不太大，但有时也难以忍受。后来我学会了说话，就不停地问：“谁在讲话？谁在讲话？”或是：“安静，闭嘴，你不过是块洗碗布！”又或是：“能安分点不，你个夜壶！”每件日常用品都像活人一样朝我讲话。

当我拍打椅子、碗碟、手铃或茶几时，保姆就会气得要死，不停地对我喊：“安静！”后来刚刚从医的艾利弗叔叔发现了我的烦恼，我的境遇才有所改变。“你干吗要喊？”他问我。

“因为这副钳子。”我说。

“我的钳子？”他问，“钳子怎么了？”

我告诉他，他的那副随身携带、从不离身的钳子正在说话。而平时只要我一谈到这些，总是会被奚落一通，或是得到一顿拳脚。可是那天艾利弗叔叔却继续问我：“那么我的钳子说了什么呢？”

“它们说，”我很高兴地回答，“珀西·霍奇基斯。”

“珀西·霍奇基斯？”艾利弗叔叔重复了一遍，满脸好奇地问，“还有别的吗？”

“没有了，”我说，“我就听到这些，‘珀西·霍奇基斯’。”

“可是一件物品怎么会自己说话呢，克劳德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我倒是情愿它不会说话。”

“这件东西既没有生命，也没有嘴巴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我说，“可它就是不停地唠叨。”

“我就没听见它讲话。”

“嗯，可是我听见了。叔叔，我向你保证，有一个低沉的，像是被困住了的声音正在呼喊‘珀西·霍奇基斯’。”

从那以后，艾利弗经常来看我，花很长的时间听我讲各种各样我所听到的声音和名字，并在一旁作好记录。我听到的全部都是姓名，有些是我偷听来的窃窃私语，有些是它们大声喊出来的，还有些是唱出来的、叫出来

的。有些声音听起来很稳重，有些则很高傲，还有一些就显得卑微怯懦了。这些名字都是从不同的物体上发出来的，散布于整个宅子的角角落落。我在教室里上课的时候，无法集中精神听老师讲课，因为那根教鞭一直在喊“威廉·斯特拉顿”，墨水瓶也在叫“海莉·伯吉斯”，还有那个地球仪在低沉地说“阿诺德·珀西瓦尔·李斯特”。

大概在七岁的时候，有一天我问艾利弗叔叔：“为什么那些东西的名字都很奇怪？像约翰、杰克、玛丽，还有史密斯、墨菲、琼斯等等，一点都不像我们的名字。”

“这么说吧，克劳德，”艾利弗说，“其实我们的名字才是不多见的，这是家族的传统。因为我们艾尔蒙哲家是与众不同的，所以要有特别的名号，这样才能和普通区人区分开来，这是一个古老的规矩。其实我们的名字和垃圾山外面的人相差得也并不是太多，只是稍微生僻了一些而已。”

“你是指住在伦敦的人吗，叔叔？”我问道。

“住在伦敦的人，还有其他四面八方的人，克劳德。”

“他们的名字就和我听到的那些差不多吗？”

“是的，克劳德。”

“叔叔，为什么我能够听到那些名字？”

“我不清楚，克劳德，这正是你的独特之处。”

“以后会听不到吗？”

“说不好，可能会听不到，也可能会比现在模糊些、更弱些，我不太清楚。”

在所有这些名字里边，我听到最多的是詹姆斯·亨利·贺沃德。因为不管我走到哪儿，都会带上一样东西，正是它在不停地呼喊“詹姆斯·亨利·贺沃德”，那是一个悦耳的年轻人的嗓音。

詹姆斯·亨利是一个浴缸塞子，一个普通的浴缸塞，在大多数水槽里都通用。我把它放在口袋内，詹姆斯·亨利是我的“出生信物”。

按照艾尔蒙哲家族的传统，外婆会精心挑选一样特别的東西，赐给刚

刚降临到人世的家族新成员。如何照看这个特殊的物件——也就是人们所说的“出生信物”——向来是家里人讨论的重点。我们都随身携带信物，终日寸步不离。每个信物都各有不同，我出生时得到的是詹姆斯·亨利·贺沃德，它是我人生中所认知的第一个物件，是我最初的玩具和伙伴。它由一根两英尺长的链子系着，链子的末端有一个小钩子。当我长大一些可以自己梳理穿戴时，就带上小塞子，像别人揣怀表那样，把我的詹姆斯·亨利·贺沃德放在背心的口袋里，长链子一路拖成U形，系在背心的中扣上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从不露白。其实能有这么个信物是十分幸运的，因为其他人的东西就未必这么容易摆弄了。

诚然，同姑妈昂菝的钻石领带夹（它叫汉莉埃塔·尼史密斯）相比，我的浴缸塞子稍显廉价，但同表亲古斯特里德的锅子（葛尼先生）和二楼陪伴外婆一生的大理石壁炉台（奥古斯塔·英格丽·恩妮丝塔·霍夫曼）比起来，一个浴缸塞子也根本算不上什么累赘。我对出生信物这件事的确有过疑问。姑妈劳莎在七岁时便染上了吸烟的恶习，如果她的信物不是一个烟灰缸（小丽）的话，说不定她根本就不会抽烟？要是艾利弗叔叔的信物不是一副接生用的钳子（珀西·霍奇基斯），那么或许他就成为不了一名医生？当然，还有我那可怜的波特里克叔叔，他出生的时候得到了一个绞索绳套（辛普森中尉）。现在他在不平整的走廊上一瘸一拐并且叫苦连天的样子，着实让人揪心。事情还远不止这些，如果姑妈厄古菝拿到的不是一个脚凳（波利），搞不好她也不至于长得那么矮？每个人和各自的出生信物之间蕴含着非常复杂的关系。我常常望着自己的浴缸塞子，心里清楚它是我的绝配。说不清为什么，但我知道这是千真万确的，除了塞子之外，对我来说没有更好的东西了。

在整个大家庭里，唯独只有一件信物不会向我自报家门。

可怜的罗莎蒙德姑妈。

尽管家里人对我充满怨言和不信任，尽管我常常被他们冷落在一边，但是当姑妈遗失门把手以后，他们还是把我叫过去了。我向来不喜欢踏进

姑妈的地盘半步，他们也不允许我来这片地方撒野，可是在那天他们却感觉我来得再合适不过了。

说实话，姑妈人又老，脾气又坏，长得有点胖嘟嘟，常常会朝别人又指又喊，又点又掐。她经常硬塞消化饼干给我们这群男孩子吃，不管你是不是想要，她还常常在楼道里截住我们，出题目考一考我们对家族历史的了解程度。要是有人回答错了的话，比如把第二代记成第三代了，她就会浑身不痛快，然后拿出那个特别的门把手（爱丽丝·希格斯）一下一下敲打我们的脑袋：“你这个——愚蠢的——小鬼！”那把手敲起来真是疼得要命，很多孩子的头都被它打出瘀青块和大肿包了。那只臭名昭著的门把手，我们每次提到它时，都心有余悸，痛苦的回忆挥之不去。所以说，在那天的孩子们毫无疑问都有重大嫌疑。就算那只门把手从此消失了，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并不会因此伤心，有些人反倒是害怕它完璧归赵后姑妈会变本加厉收拾我们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我们确实都很同情姑妈弄丢了门把手，因为每个人都记得她曾经还失去过别的东西。

罗莎蒙德姑妈本来要嫁给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男人，是一个名叫米尔克伦伯的远亲，但这个人在这场暴风雨中被困在庄园大门之外，最后淹没在垃圾山里了，他的遗骸连同他的出生信物——花盆均未能被找到。失去未婚夫的姑妈在婚房里来回游荡，用她的门把手敲打着这个世界。直到有一天早上，那只门把手如同米尔克伦伯一样，也一下子无影无踪了。

姑妈那天早上坐在一只高背椅上，脸上写满了忧伤，丝毫没有谈起门把手爱丽丝·希格斯的事情，就好像一下子变成了哑巴似的。她看起来只剩半个魂儿。当时周围摆放着很多靠垫，有几个叔叔婶婶们在垫子旁边聊天，可是她没有上前搭话，而是哀伤地平视前方，这同平时的她判若两人，旁边的亲戚们也七嘴八舌起来。

“加油，亲爱的穆迪<sup>①</sup>，我们一定能找到它的。”

“振作点，那个东西可不小，它很快就会自己冒出来的。”

---

<sup>①</sup>穆迪是姑妈的小名。

“肯定会，肯定会。”

“在一小时之内，我敢保证。”

“瞧，是克劳德来了。来，快过来替我们听听。”

那句话好像没能使她高兴起来，她只是微微地抬了抬头看看我，焦虑中或许还夹杂着一丝期望。

“现在开始吧，克劳德，”艾利弗叔叔说，“你听声音的时候需不需要我们都走到外面去回避一下？”

“没关系，叔叔，”我说，“完全没必要，你们不用出去。”

“我才懒得搭理这些。”蒂姆菲叔叔说。蒂姆菲是这里的当家，资格老，并有一只名叫阿尔伯特·柏林的口哨作为出生信物。当他发现有什么不对劲时，就会吹响那只口哨。他长了一对厚嘴唇，身高却永远停留在儿童水平。他是家里的“密探”，常喜欢鬼鬼祟祟、偷偷摸摸地到处鸡蛋里挑骨头。“这是浪费时间，”他抗议说，“应该把整栋楼再彻底地搜查一遍，立即就搜！”

“别这样，蒂姆菲，”艾利弗叔叔说，“听一听也没什么坏处，还记得当初是怎么找到皮特那枚别针的吧！”

“我管那次叫侥幸，我可不会在这些胡说和幻想上浪费时间。”

“克劳德，你现在能听见姑妈的门把手吗？”

我在她房里沿着四周走了一圈，非常用心地听。

“詹姆斯·亨利·贺沃德。”

“珀西·霍奇基斯。”

“阿尔伯特·柏林。”

“安娜贝尔·卡雷。”

“它在这儿吗，克劳德？”艾利弗问。

“叔叔，我可以十分清楚地听见你的钳子，还有别的东西，特别是蒂姆菲叔叔的口哨。我还能听到波姆拉姑妈的茶碟，可就是没有听见罗莎蒙德姑妈的门把手。”

“你确定?”

“是的,叔叔,这里没有一个叫‘爱丽丝·希格斯’的东西。”

“你真的确定?”

“是的,叔叔,非常肯定。”

“一派胡言!”蒂姆菲叔叔暴跳如雷,“把这个讨厌的臭小子给我轰出去。小鬼,这里不欢迎你,马上回房去!”

“叔叔?”我问道。

“嗯,克劳德,”艾利弗叔叔说,“走吧,谢谢你能够过来帮忙。慢慢走,别累着。我要把遗失的时间正式记下来:1875年11月9日,早上9点50分。”

“我可以到宅子里四处听听吗?”我问。

“我不要他多管闲事!”蒂姆菲叔叔大声喊道。

“不用了,克劳德,谢谢,”艾利弗叔叔说,“这事就交给我们好了。”

“仆人们个个都得搜身,”当我离开时听到蒂姆菲说,“每个橱柜都要给我倒出来,每样东西都要掏空,每个角落、每件小东西都要过一遍!”





孤儿露西·佩纳特



## 一顶皮帽

孤儿露西·佩纳特的初次自述  
伦敦 弗里沁翰教区的病房里

我有一头浓密的红头发，一张圆脸，鼻尖有点上翘。我的眼珠是绿色的，还带有小小的斑点。不仅如此，我浑身上下其实都是斑斑点点的。我有雀斑，有痣，脚上还有一两个鸡眼。我的牙齿也不够白，有一颗还是畸形的。我向来诚实坦白，从不撒谎。每件事的来龙去脉，我都会一五一十地讲述出来，尽量还原真相。我常常咬手指，有蚊虫叮咬的话我就使劲挠，使劲抓。我的名字叫露西·佩纳特，下面是我的故事。

人生的最初部分，对我来说已经很模糊了。我记得父母都是严厉的人，但也都有自己独特慈爱的一面。当时的生活很幸福，令人心满意足。我的父亲在伦敦菲尔沁区与朗伯斯区交界处的一幢公寓楼里当门卫，里面住着很多户人家。我们住在菲尔沁区这一边，但有时也会跑到朗伯斯区那边去，随后顺着老肯特街走，一路上听着摄政运河上熙熙攘攘的买卖吆喝，一直逛到伦敦城。可是那些住在朗伯斯的人有时会从边界上走过来揍人，警告我们要老实地待在自己这边，千万不能越过边界。如果未经许可擅自踏入菲尔沁以外的地方，并且被捉到的话，就会惹来大麻烦。

据说在很久很久以前，菲尔沁曾是一个好地方，当时这儿还没有垃圾山。曾几何时，它作为“弗里沁翰”是小有名气的，然而如今住在这里的人们，除非在很正式的场合下，一般都不会这么叫它，取而代之的则是“菲尔